

由港九暴亂與中東風雲看冷戰新貌

鄧公玄

一 前言

正當美國對越局屢次謀和不成，方準備升高越戰，以期制服北越之際，共匪乃發動港九暴亂，而蘇俄則支援納塞製造中東風雲，使舉世重行陷於戰爭恐懼之中。

有人說，港九暴亂與中東風雲之所以在此時發生，乃是國際共黨所採「圍魏救趙」的手法，其目的在分散美國對越戰的注意，藉以解除北越胡志明目前所遭重大壓力，此說是否有客觀根據姑不具論，但其結果總不免會影響美國對越作戰的態度。尤其中東風雲現已成爲阿拉伯國家圍攻以色列的局面，其影響之大實難估量。

因此，不論港九事件與中東問題如何演變，今後的國際局勢必然有極大的改變，換言之，整個冷戰形勢將會有新貌出現。這就是本文所要冒險來探究的主題。

二 港九暴亂事件的觀察

港九暴亂的發生，顯然是澳門事件的延長，似乎與越戰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事實上，這是因爲共匪以恐嚇詭詐手段得逞其控制澳門的陰謀以後，於是藉九龍新埔崗人造花廠的工潮，於五月十一日下午製造港九風潮，並希圖利用大陸上紅衛兵造反的同樣方式，以期嚇倒香港當局。次日風潮繼續擴大，以次蔓延於香港方面，連續數日，演進而爲遊行示威，騷擾法庭，包圍督署，以至放火搶劫，無所不爲。迄五月十五日，共匪在大陸亦公開聲援港九暴亂，並向英國政府提出五項無理抗議與要挾，同時又在北平、上海、廣州

由港九暴亂與中東風雲看冷戰新貌

等地發動大規模反英示威運動，與港九共黨及左派份子互相呼應。因是港九人心惶惶，市面混亂，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象。

所幸英國政府與香港當局自始即採取正確態度，以積極方式應付暴民之搗亂行爲，一面戒備彈壓，實行逮捕肇亂份子，繩之以法；一面則堅拒共匪及左派人士之無理要求，並提出相對之抗議，以示寧爲玉碎不作瓦全之決心。至於港九大多數居民亦能認清共黨之陰謀，不爲左派人士之煽惑所動搖，一致與香港當局合作，使左派人士陷於孤立，風潮無法繼續擴大。到了五月二十三日，港九暴亂高潮即成過去，而戒嚴命令亦宣告取消。

香港政府爲防止新風潮再起，乃頒佈若干臨時命令，共黨機關報雖叫囂反對，然而事實上則已默然遵守。自是左派份子雖仍欲煽動工人從事怠工與罷工，繼續製造不安，然而由於大多數港九工人皆能洞察其奸謀，不受其愚弄與利用，至今迄未能再造成嚴重事態。

現在港九事件雖不能說已成過去，但共匪陰謀的第一回合，則毫無疑義的已經失敗了。今後共匪對港九勢將繼續製造紛擾，以困惑香港當局，然而除了共匪不顧一切後果，決意攫取英國王冠上的此一顆珍珠而外，似乎暫時不會有更重大事變爆發的可能。因爲共匪內部目前既自顧不暇，而同時更因香港對共匪經濟上的重大利益，其每年從香港吸收的外匯即達八億多美元。所以共匪不惜使澳門成爲死市而令葡萄牙屈服，却不能令英國屈服而使香港成爲澳門第二。蓋香港如果成爲澳門第二，則英國寧可拋棄此一顆王冠上的珍珠。正因爲如此，英國乃能不重蹈葡萄牙政府的覆轍，而堅決以寧爲玉碎不作瓦全的態度出之。良以葡萄牙惟能委曲始可求全，而英國則委曲即不能求全，這是老謀深謀的英國人所深知的，同時也是共匪所不能不顧慮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港九事件，至少在目前不致有更重大的新事態產生，雖然這依然是一個未死的火山口。

三 中東風雲的由來與新戰禍的造成

談到中東風雲，我們却不能不追溯這一火藥庫的由來。這一火藥庫的由來可以溯源於二千年以前，但篇幅有限，不容許我們牽涉太遠。然而今天中東風雲的主題，至少應該追溯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即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共和國時說起。

巴勒斯坦這塊土地原是猶太人的故土，不過在二千年以前，即先後為歐、亞、非三洲強國所統治，猶太人早已被逐出境，流落天涯海角。自第七世紀回教徒征服了巴勒斯坦，此地便成為阿拉伯人的故鄉，算起來，也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可是猶太人根據舊約上的傳說，巴勒斯坦乃是他們承上帝所特許的樂園，他們雖然流浪四方，却念念不忘重返故鄉。

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七年），英國自土耳其手中奪得此地，當時英國為爭取猶太人同情，曾發表「巴爾福宣言」，允許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國家。因是各地猶太人便陸續遷回，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此地已有猶太人達數十萬之多。二次大戰時，在納粹德國壓迫下的猶太人更大批遷入，人數愈眾，其與阿拉伯人之糾紛亦因而時起。一九四七年聯合國大會為解決阿猶爭端，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計劃，但阿拉伯人則堅決反對。一九四八年，英國宣佈結束其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撤退駐軍，於是阿猶戰爭隨而爆發。猶太人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宣佈成立以色列共和國，與阿聯各國作戰，居然戰勝了阿聯軍隊，卒於一九四九年簽訂休戰協定，並將巴勒斯坦大部分土地劃歸以色列。以色列共和國由是出現於世界地圖上面，但其與阿拉伯國家的仇恨則永結不解了。

當阿猶戰爭時，許多原住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多因反猶而逃出，於是成為流落的難民。計逃至約旦境者五十萬人，逃抵埃及者約二十一萬餘人，逃至黎巴嫩者約十萬人，逃至敘利亞者約八萬人，總計幾達百萬之多。這些難民無家可歸，大都賴聯合國的救濟為生，因此引起阿拉伯國家的同情，而加深了與以色列不共戴天之恨。

阿拉伯國家雖有聯盟組織，然大多積弱不振，且相互間矛盾重重，所以以色列能够巋然存在。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埃及發生政變，納吉布與納塞推翻埃王法魯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納塞又推翻納吉布而自任總理。於是

開始想雄霸中東，首先迫使英國撤退蘇彝士運河區的英國軍事基地。一九五五年九月，納塞因西方國家拒絕售與軍火，乃轉而向蘇俄與捷克簽定以棉花換取軍火的協定。一九五六年納塞改任總統後，更欲建立一橫跨北非與中東的阿拉伯帝國。他的方式是一面勾結蘇俄，一面打擊以色列。納塞此種野心恰為蘇俄所利用，遂大量供給軍火與經濟援助，使其脫離西方，因而間接控制北非與中東。

一九五六年七月，美國以納塞與共產國家進行軍火交易，宣佈取消美國協助埃及建築阿斯萬高壩之承諾，納塞遂宣佈蘇彝士運河國有化，以作報復。是年十月至十一月，英、法、以爲對付納塞封鎖蘇彝士運河起見，乃進行秘密協商採取軍事行動，以色列首先攻擊埃及，長驅直入西奈半島，向蘇彝士運河挺進。而英、法兩國軍隊亦自運河北面登陸，大可迫使埃及屈服。蘇俄見埃及危殆，以採取軍事行動相威脅。美國爲避免大戰起見，乃竭力壓迫英、法，以三國撤退。於是在美、蘇聯合行動之下達成停火協定，並由聯合國派出緊急部隊六千人進駐埃及，英、法於是撤兵。一九五七年元月，艾森豪總統重申美國對中東邊界的保證。是年二月，美國又保證以色列有航行提蘭海峽的權利。同年三月，聯合國軍在以色列與埃及邊界佈防完成，以色列乃亦自加薩及提蘭海峽撤退。此一場蘇彝士運河風雲，遂告一段落。

蘇彝士運河戰爭雖告終止，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間的糾紛仍時有所聞，而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間的矛盾亦不斷滋生。然而十餘年來，在聯合國緊急部隊駐扎在以、埃邊境時期，在雙方力量平衡下，中東總算維持了間歇性的和平。

新戰禍之造成——此次中東新戰禍之發生，蓋源於納塞要求聯合國緊急即於五月十九日自防區撤離，隨即以「巴勒斯坦解放軍」一萬二千人接替加薩三十五英里的分界線，並將大量部隊進駐西奈半島前線，而位於阿卡巴灣南端的艾爾希克炮台，也由聯合國部隊移交阿聯部隊手中，重新恢復阿聯對阿卡巴灣進口的控制。二十二日，阿聯軍艦結隊開進阿卡巴灣，當晚納塞即正式宣佈禁止以色列船隻通行，並禁止其他國家船隻載運「戰略物資」前往以色列的艾特來港。同時其他阿拉伯國家，不論其與埃及關係如何，羣起表示一致支持納塞的行動，先後紛紛動員出兵，準備圍攻此一彈丸之地的以色列。至於在以色列方面，當然知道此次事態的嚴重性，遠非昔日時常發生的

糾紛可比，其總理艾希柯在五月二十三日，與內閣及軍事首長整日緊急會議後，即發表談話，除嚴詞譴責埃及封鎖阿卡巴灣為侵略行為外，聲明：「以色列將奮戰到底」，並表示將不惜以武力突破阿卡巴灣的封鎖。以色列對這次事件和上次對蘇彝士運河戰爭的態度完全不同，因為他完全是處於被動的地位，而且他知道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力量也和上次情形迥不相同，因為阿拉伯國家的後面還有蘇俄作後盾，以色列只有嚴陣以待，應付可能的事變。

四 中東風雲發展的展望

自埃及宣佈封鎖阿卡巴灣，陳兵以埃邊境以來，迄至本文執筆時候止，雙方業已於本月五日，正式爆發戰爭，以色列雖遭受四面圍攻，而依然奮勇進攻加薩，並向蘇彝士運河方面挺進，並已佔領阿卡巴灣咽喉，以色列顯已突破埃及的封鎖了。同時聯合國安理會亦已決議命雙方立刻停火，雖以色列表示接受，而阿聯則仍表反對。所以今後此一場風雲究將如何發展，實在難以逆料。不過從各方面的情勢來觀察，化干戈為玉帛的苟安局勢，是很有希望的。

首先看看聯合國的努力。這次事件的突然發生，實起於聯合國秘書長宇譚允許納塞的要求，將聯合國駐在埃及、埃邊境的緊急部隊予以撤離。宇譚之所以自作之主張，未經聯合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之決定，而逕行允其所請者，蓋依照一九五六年的停戰協定中的一項規定，即聯合國維持和平的緊急部隊僅能在阿聯政府同意的期間內停留。同時納塞又運用阿拉伯聯盟的外交壓力，包括阿爾及利亞、黎巴嫩、科威特等皆分別召見各國大使，說明彼等支持納塞的態度，使宇譚感到除接受其要求外，別無其他選擇。但事實上，宇譚很可將此事推到聯合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方面去，藉以延宕時日，使各國有從中運用之餘地。宇譚計不出此，無怪事後遭受國際輿論的抨擊。當納塞宣佈封鎖阿卡巴灣以後，宇譚即匆匆前往開羅，與納塞商談，以期謀求和緩中東緊張局勢。

五月二十四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加拿大與丹麥的請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加、丹共同提出的一個決議案，要求安理會一致支持宇譚前往開羅的使命。但蘇俄代表與若干亞非國家代表表示反對，同時蘇俄更乘機要

由港九暴亂與中東風雲看冷戰新貌

求美、英兩國駐在地中海的艦隊立刻撤退。安全會中雙方意見對峙，各不相下，遂由輪值主席我國代表劉鐸宣佈無期延期，以俟宇譚返回聯合國後再作處理。二十九日，安理會再度開會，美國要求准許以色列船隻自由通行埃及所封鎖的阿卡巴灣，而蘇俄則完全支持阿拉伯國家的立場。六月三日，安理會再行集會，不得要領，於是決議休會。而十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計劃對印度和衣索匹亞提出的折衷方案，進行外交會談，折衷案建議呼籲以色列阿拉伯國家避免採取煽動性的行動。由於美、俄的尖銳對立，聯合國的努力，自不易有所成就。自五日戰爭爆發後，安理會即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希望下令雙方停火，惟因決議文字內容未能獲致協議，至作者執筆時，業已達成一致意見。但因雙方的支持者無意決鬥，或終將求得妥協。

事實上，中東問題今後如何演變，恐怕不在聯合國方面，而是要看美國與蘇俄的態度以為轉移。

先談美國的態度。自以色列立國以來，美國就是他的主要保鏢，艾森豪與甘迺迪都會先後給予以色列以領土完整與安全的保證。當此次中東風雲開始，詹森總統立刻就公開表示支持以色列，對納塞封鎖阿卡巴的行動指為違背國際公法。然而美國顯然也不願見中東戰事爆發，所以力主由聯合國謀求解決，或者召開美、蘇、英、法四國高層會議，進行協商。此外，美國在應付中東危機中，又和英國、加拿大等採取協調行動。主張聯合海運國家發表一項宣言，維持阿卡巴灣包括以色列在內各國自由的航行權。因為阿卡巴灣本具有國際性，其沿岸共有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約旦與以色列，且其最寬處有十五海里，依慣例，一國領海僅有三海里之故。且美國會分別向以色列及阿聯方面力勸其自行克制，避免輕率行動。可見美國不願使中東問題擴大，其立場是非常顯明的。但是美國也不能不作萬一的準備，因此美國在地中海的第六艦隊，便在蘇彝士運河以北實行演習，而其「勇猛」號航空母艦且已由蘇彝士運河通過進抵紅海方面。尤其令人注意的，就是美國已經下令撤退在埃及的僑民。戰端既啓，美國乃宣佈中立，但仍重申對各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承諾。

至於蘇俄呢？有人說，他是幕後支持納塞製造此次事件的主動人，此說是否完全可靠，姑不具論；但蘇俄對中東問題的態度，則毫無疑問的是堅決為阿拉伯國家撐腰。當美國聲明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後，蘇俄亦表示站在納塞

方面。當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加、丹提案時，蘇俄則立表反對，並主張美、英撤退其駐在地中海的艦隊。同時又自黑海方面派出軍艦五艘通過達且尼爾海峽與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地中海，六月三日，又有三艦駛入，以示與美、英對抗。蘇俄除去聯合國與美國對立外並且表示因越戰關係，蘇俄不參加美國所倡的四國高層會議。可見蘇俄決心藉中東問題與西方對抗，以期獲得對中東方面的影響力。可是依照英國外相布朗於五月二十六日在由莫斯科返回倫敦前記者招待會中所透露，在他與蘇俄領袖會談中，發現蘇俄首腦們也渴望中東局勢不致引起爆炸。假定所說而相當可靠，那麼蘇俄在目前也尚無決心要和西方攤牌。且自以色列軍隊報捷後，蘇俄雖仍責西方國家，但亦主張採取緊急行動，以終止中東戰禍。

當然，中東的風雲現在還在繼續發展與演變之中，其前途究竟如何，我們仍無法預測。但是中東風雲中雙方，不論以色列也好，阿拉伯國家也好，都沒有充實的力量可以支持一場大戰，他們都是仰賴美國或蘇俄為其後盾。在美、蘇任何一方沒有爆發大戰的決心以前，這場戰爭似乎尚可抑制下去，使其不致擴大而為世界大戰。

五 對今後冷戰形勢的可能影響

自二次大戰結束起，所謂東西冷戰即綿延了二十多年，由一九四七年三月間杜魯門主義登場起，中間曾經過好幾次的重大演變，也可以說，曾經有幾個大階段。簡單的講，由杜魯門主義起至一九五〇年六月的韓戰爆發是第一階段；由韓戰至一九五七年十月間，蘇俄發射兩顆地球衛星止是第二階段；由蘇俄發射衛星至一九六二年十月間，古巴事件是第三階段；由古巴事件至目前港九事件與中東新戰禍之產生是第四階段；而自今以往勢將形成一個新的階段。

在古巴事件以前，東西冷戰的演變是比較單純的，因為那時東西陣線分明，充其量只是西風壓倒東風，或東風壓倒西風的問題，質言之，也就是美、蘇聲威互相起伏的問題。但是古巴事件以後，冷戰的形態却發生空前的變化，因為東西抗爭的形勢雖然依然猶存，而東方與東方、西方與西方之間，也發生了內部的冷戰。不但共匪與蘇俄的衝突表面化嚴重化，即西方國家中也

互起分裂，而最顯明的則莫過於法國與美國的矛盾。於是所謂東西冷戰者實際已不是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而是多元化的混戰局面了。

為什麼古巴事件以前沒有產生同樣的情形，而必俟古巴事件以後才現出來呢？

因為蘇俄的弱點，經赫魯曉夫公然向美國屈膝，而後始完全顯露出來。由於蘇俄的弱點為舉世所周知，所以共匪才敢於和蘇俄爭奪領導權，並以真正的世界革命領導人自居。又由於蘇俄被證明無力向西歐發動大戰，所以法國戴高樂才感到壓力鬆弛，而公然想擺脫美國的保護，產生建立其第三勢力的夢想。更因為如此，於是美、蘇雙方在若干問題方面反而感到利害一致，尤其對核子武器的擴散方面的立場相同，因為他們都不願見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也擁有此種可怕的武器。職是之故，美、蘇由絕對敵視的立場轉而進入冷和的階段，而一九六三年七月間的美、英、蘇三國局部禁止核試條約，便因是很順利的簽定了。這項條約的簽定，其目的顯然在於孤立共匪與法國，所以他們不但公然同時反對，且深感同病相憐，於是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匪建交竟成爲事實。

當戴高樂宣佈與共匪建交之時，他又提出所謂東南亞中立化的主張，這種主張是一石兩鳥的手法，一方面是向共匪呈奉見面禮，想拱手斷送東南亞；一方面在打擊美國，想壓迫美國自越南撤退。因是越南戰爭遂逐步升高，而美國便深深的陷於泥淖之中。又由於共匪接替了世界革命的火炬，越戰不斷擴大，於是冷戰重心乃由歐洲轉移到亞洲，越南代替了德國與柏林的昔日地位，而美國與共匪成爲東西雙方的主帥。

現在港九暴亂與中東風雲尚未到結束的階段，我們當然難以逆料未來的事態，其將影響到今後冷戰形勢者果爲何如，亦難預測，但是我們不妨從某種假定來推斷。

假定港九暴亂與中東風雲均不致擴大而演成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我想至少也會發生下列的影響：

第一、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對共匪的獐獍面目，應該能够有更真切的認識，而對姑息主義者的狂妄主張，必然會遭受嚴重打擊。如果西方人士因此而能澈底了解「共匪不去，世界永無寧日」的命題，那麼，對我國反攻大陸的神聖目標，應該可以採取積極支援的行動。

第二、古巴事件後，美、蘇逐漸進入冷和階段，西方國家咸以為蘇俄確有誠意從事和平共存，業已放棄其侵略野心。然而由中東新危機的產生，蘇俄獍狎的面貌又再度暴露無餘，這應該是給西方國家的當頭一棒。有人說，納塞製造此次中東新緊張事件，乃是蘇俄授意的「圍魏救趙」之計，我們雖不敢斷其真偽，但是由蘇俄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兇惡態度來看，也就可以證明蘇俄的所謂和平共存實毫無誠意。蘇俄在中東既可以利用納塞等作貓爪為其中取栗，當然也可以在其他區域進行同樣的陰謀。所以西歐各國，尤其法國戴高樂輩理宜不寒而慄，今後顯然不能再高枕無憂了。假令美國與西方國家都能够認蘇俄依然是最大的禍源，今後自不能不提高警覺，採較現實的政策，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許也可能因此而重振旗鼓。

第三、英國最近數年，也想遠離美國羈絆，走向歐洲共同市場方面。英國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更是美國所鼓勵的，尤其這是在甘迺迪的大計劃中之一部份。可是由於甘迺迪計劃中的軍事與政治部份業已成爲畫餅，所以關於經濟方面的設計，即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計劃，當然也連帶的減少了意義與價值。這次英國首相威爾遜再度申請加入共市，依然還是遭受戴高樂的歧視，並且說英國是非歐洲的。其結果如何雖不可知，但由此應該可使英國人有所覺悟。況且自從港九暴亂與中東危機發生以後，英國仰賴於美國的地方愈來愈多。依理英國今後應該猛加反省，力求與美國團結合作，以加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陣容，以免陷於孤立無援之境。

美

國

與

越

戰

第四、港九暴亂對於越戰似可沒有什麼重大影響，雖然共匪指責香港供美帝作爲侵略越南的基地。但中東風雲却無疑的可以多少影響美國對越作戰的方針，因爲美國爲應付中東方面可能爆發的事變，不能不對越戰採取更謹慎的態度。不過照我們的看法，納塞之所以敢於在中東採取冒險的行動，並且聲言要消滅以色列這個由美國一手支持的猶太國家，正是因爲美國在越南作戰數年而不能取勝，使美國威望遭受減損的結果。所以爲美國設想，美國不但勿因中東危機而鬆懈其升高越戰的決心，反而應該加緊設法壓迫胡志明就範，使全世界人士耳目爲之一新。否則，越戰愈拖愈久，美國的威望將更受影響，而蘇俄與共匪將不斷再向其他地區製造新危機，使美國人更手忙脚亂。所以美國對中東戰禍，絕不可更作軟弱表現，否則更將令蘇俄乘虛而入。

第五、港九暴亂與中東新戰禍發生的後，東西冷戰的形勢雖未必恢復到古巴事件以前的現象，然而美蘇間的和平共存幻想應該可以逐漸醒悟了，因爲許多美國的鴿子派也不能不變成老鷹派，而對以、阿問題表示同情以色列，因而不能不改變其對共匪與蘇俄的錯誤觀念。

以上各點是假定不致演變成爲世界大戰的情況而言的，倘若愈演愈烈，卒致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禍，那麼，整個世界局勢，必將從頭來過，如此，則已非冷戰問題了。苟不幸而造成如此的局面，那也不是本文所能詳加推論的了。

(一九六七、六、七日脫稿)

陳紹賢

羅倫斯 (David Lawrence) 在本月十五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

刊的社論中說：「假如聯合國不是實際的崩潰了，今日不會有大量美軍在越南。晚近美國被叫做『自我委任的世界警察』，但實情是：世界的警察——聯合國——無能負起它的任務，現在每一大國只顧自己。」又說：「一九五

零年冬，蘇俄政府公開承認它以軍火供給侵入南韓的中共軍隊。北平政權被聯合國決議譴責爲『侵略者』，但聯合國對於蘇俄那些明顯的背信行爲，毫無加以處置。」

這位政論家的話使人聯想到：美國在越戰中之處境爲何與韓戰時不同；聯合國的情況今昔迥異，只是各種相關因素的一環而已。

一九五零年韓戰發生前，美國早已成爲自由世界公認的領袖國。只從！